

[美] 玛莉莲·蔡丝 著
孟晖 译

这是一场人类与瘟疫的殊死搏斗
这是一场科学对愚昧的无情较量

发生在100年前的那场瘟疫会告诉我们
什么？毫无疑问，亲历者的警醒和今人的反
思会让我们前进的道路更少曲折，迈出的脚
步更加坚定

THE BARBARY PLAGUE
The Black Death
in Victorian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大瘟疫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旧金山 大瘟疫

[美] 玛莉莲·蔡丝 著
孟晖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E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04 - 0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金山大瘟疫/(美)玛莉莲·蔡丝著;孟晖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8

ISBN 978 - 7 - 80753 - 047 - 3

I. 旧... II. ①玛... ②孟... III. 纪实文学 - 美国 - 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4336 号

the black death in victorian san francisco

Copyright © 2003 by Marilyn Chase.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and, simultaneously in Canada by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oront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刘乃翹 邢万军

装帧设计:翼之扬设计室

旧金山大瘟疫

玛莉莲·蔡丝著 孟晖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0451 - 87900345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5 字数 17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53 - 047 - 3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790034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内容简介

1900年新年后的第二天，一条名为“澳大利亚”号的轮船缓缓驶入旧金山港口。船上的偷渡客——老鼠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海关的检查，带着可怕的黑死病病毒上了岸。它们沿着城市密集的下水管道，迅速向城市中心地带挺进。仅仅两个月后，旧金山的华人聚居区就出现了首位感染鼠疫的病人。

最初，政府任命了一位拥有很高学术水准的科学家约瑟夫·基恩来处理这次危机。但是他固执己见，傲慢无礼，缺乏处理危机的策略和手段。他虽然正确地判断了传染病的类型，但是在执行隔离政策时，因为沟通不当而被冠以“种族主义者”之名，激化了久已存在的矛盾，最后他被迫离职。

5年后，黑死病在旧金山第二次暴发。这一次，既聪明又懂得自律的罗伯特·布鲁被任命为统帅，来处理棘手的危机。他改变了面对危机的策略，号召全体医务工作者联合起来控制病毒的蔓延。他通过严格控制感染源——老鼠身上的跳蚤，最终控制了鼠疫的蔓延。虽然很多人对于这场事件不很熟悉，但这的确是美国公共卫生史上一次了不起的胜利。

作者介绍

玛莉莲·蔡丝，著名的新闻记者，自1978年以来一直任职于一家著名的报社。她对医药科学、健康护理及流行病历史都相当关注，其报道内容从癌症、艾滋病到生物恐怖主义，非常广泛。自1984年以来，她一直为报社撰写关于流行病方面的报道。作为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学生，蔡丝曾被授予英语文学科的一些荣誉。她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并获得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蔡丝现在同家人生活在旧金山。

责任编辑 刘乃翹

邢万军



旧金山 大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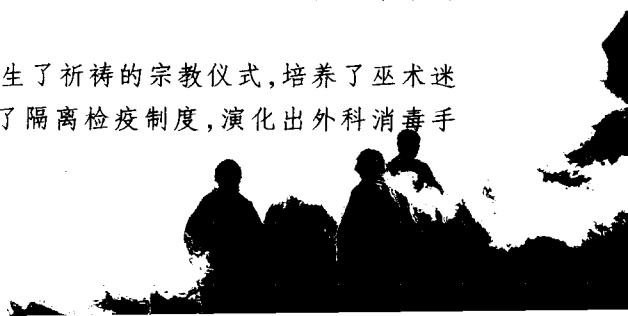
导 读

不知有多少人了解瘟疫的过往，更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一个世纪前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那场瘟疫，只是每当人们翻阅瘟疫历史档案时，都会为瘟疫及瘟疫背后的种种真相感到吃惊，甚至不寒而栗。这不是简单地了解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而是在感受这场征服与被征服的斗争中人类艰难的探索历程。捧读这样的书籍，你会发现当瘟疫来临时，人性、道德、风气，甚至政治都会不同程度地分化，人们在瘟疫面前的表现会给我们留下绵长的思考蓝本。

1

在古代，瘟疫是坟场。千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瘟疫吞噬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十亿的生命。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时期，瘟疫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共夺去1亿人的生命，罗马帝国被这场肆虐的瘟疫摧毁；14世纪中期，被称为“黑死病”的淋巴腺鼠疫在欧洲蔓延，持续300多年，致使2500万人丧生，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1331年和1358年，中国河北先后发生两次疫情，20多万人丧生，部分地区九成人口死亡；16世纪，斑疹伤寒在欧美流行，造成近300万人死亡……伴随瘟疫的常常是尸横遍野，家破人亡。

在近代，瘟疫是战场。瘟疫滋生了祈祷的宗教仪式，培养了巫术迷信等不良文化；同样，瘟疫也催生了隔离检疫制度，演化出外科消毒手



术技术和显微技术；而另一个重要的发现——细菌，则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使人类走出同瘟疫斗争的误区。人们不再渴望获得神力和巫术的庇护，而是突破认识盲点，更多地依靠科学的手段获得生存的希望，开始了人类与瘟疫真正的较量。

在当代，瘟疫则是考场。瘟疫从来就没有停止它横行的脚步：1903至1907年，印度广大地区发生瘟疫，死亡320万人；1937年香港发生霍乱；1954年，澳大利亚登革热流行；1983年，中国上海甲型肝炎流行；1984年自首例艾滋病例出现以来，至今全球已有几千万人被感染；1994年，疟疾席卷印度西部；2003年，一场SARS更是来势汹汹，令世界恐慌。瘟疫给人类造成的创伤在悄悄复发，它的每次出现总是令人类痛苦不堪。是藐视还是考验？是示威还是挑衅？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猛虎雄狮，难道真的就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跳蚤和病菌吗？

瘟疫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魔鬼，像任何自然灾害一样，瘟疫总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出现，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几日之内横扫全球，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专属的“地方病”。但无论是已被征服的天花、疟疾，还是阴魂不散的霍乱、鼠疫；无论是防不胜防的登革热，还是迅速扩散的艾滋病，都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苦难，对瘟疫的属性、对人类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甚至对医疗体制、卫生教育等进行重新认识，这是我们的共同使命。

本书就是这样一部能让我们反思危机中的人类行为、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的参考书。它不仅让我们了解这样一段历史，而且让我们懂得在危机来临时该如何应对，应保持怎样的心态。费尔巴哈说：“惟有自然，才能让人变得不安、虔诚和谦虚。”那么，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一同走近1900年灾难深重的旧金山，走近这场人类在非常时期的生存之战，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起不安，一起感受，一起反思……

编者

2004年10月

旧金山 大瘟疫

序 言

1900 年的旧金山是一座因淘金热兴旺起来的正在步入绚丽的城市……二十几层的高楼直冲云霄,令天际变得更加遥远;到处可见的大饭店、诺伯山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庄园为这个城市平添了几分英姿。

3

作为著名的码头,这里每年都会有上千艘货船或油轮靠岸,船上的桅和烟囱高高耸立,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是这种井然有序的局​​面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从太平洋另一端来了可怕的不速之客。它们从东亚和夏威夷登上了轮船,来到了敞开双臂的金门大桥,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主角——携带鼠疫病菌的老鼠悄然踱出隐蔽之处,悄无声息地登上码头、越过山冈,来到了城市的心脏。

1900 年新年后的第二天,一条名为“澳大利亚”号的轮船泊靠于金门湾。船上的偷渡客——老鼠轻而易举地逃过了海关的盘查,带着臭名昭著的鼠疫病毒上了岸。



两个月后，第一例鼠疫感染病例惊现唐人街？当地的检疫官约瑟夫·基恩临危受命处理疫情。然而，此人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行事却独断专行，不讲策略。基恩虽然对疫情作出了正确判断，但他采取的隔离措施却引来了一片哗然，使他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职。

五年后，瘟疫再度暴发。更加机智和敬业的罗伯特·布鲁受命于危难之时，在他及他带领的团队艰苦卓绝的努力下，鼠疫终于被消灭了。这是一次非常伟大的胜利，永远写入了美国公共健康史册。

非凡的叙述能力和深厚的医学功底令玛丽莲·蔡丝写起这部小说得心应手，我们也得以享受一道文化大餐，和她一起游历了维多利亚晚期的旧金山——纽约之外的另一个种族与文化的大熔炉。

旧金山历经磨难：地震的灾难没有将其打垮，反而使其在重建中获得新生；鼠疫的肆虐也终于在“花衣魔笛手”的魔法下止住了脚步。

三

金

山

大瘟疫

钟知 大瘟疫

目录 CONTENTS

导读	1
序言	3
鼠年	1
一具活的尸体	9
来自鲶鱼小溪的男孩	21
藏匿尸体	33
新的隔离	43
狼医	53
白人的葬礼	61
掩盖秘密	69
新的悲剧	77
跳蚤之咬	87
王钟	91
召回布鲁十万火急	99
瘟疫范围在扩大	105
女裁缝	113
地震	121
安抚人民	129
鼠之战	135
这难道不可怕吗	153
花衣魔笛手	169
尾声	181
关于作者	191

旧金山 大瘟疫

鼠
年

1900年不同寻常的除夕预示着危险的来临。

旧金山的节日总是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在中心区，高贵的白种人异常兴奋地庆祝着一年的结束；在唐人街，新年的来临只是预示着又一个难熬的年头的开始。只是急促的、不知愁的雨点欢快地在大街小巷跳着不知名的舞蹈。

天刚刚放晴，欢闹的人群便拥上街头。离联合广场和唐人街不远的市场拐角和卡尼街处，一队戴着假面具的队伍正在游行。他们中有的吹着号角，有的摇着铃铛，有的向人群扔糖果，还有的用圣诞节刚刚用过的常青藤枝叶撩逗着行人。

当队伍行进到卡尼街以北只有五街区之遥的唐人街时，庆祝就变了味道。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从中国人开的乐器店里轻蔑地抓起各种乐器，或是嚣张地敲敲锣，或是乖张地吹吹笛，这份吵闹破坏了附近酒馆中融融的气氛。旁观者也厌烦了这种吵闹，渴望听到传统音乐那优美舒缓的乐曲，即使带着忧伤的中国人葬礼上的曲子，也要好于现在的喧闹。

说到葬礼的忧伤，这真是1900年的真实写照。正如这群戴着面具的不速之客一样，死亡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正逐步逼近这座城市。

1

鼠
年

在唐人街，真正的新年开始于二月，即中国农历的新年。那种真正的喜悦一定伴随着驱邪镇妖的鞭炮的震天响声，火药味在空气中久久不能散去，刺激着鼻子，带给人一种莫名的兴奋。路边的小贩也会在这时大声吆喝，卖各种糖果和堆得像山一样的开心瓜子。人们买来水仙花点缀餐桌，水仙花白色的花托中金黄的花蕊预示着明年的好运。穿着绸缎织锦、各式唐装的人们带着礼物和糕点给家人和朋友拜年。孩子们戴着刺绣的帽子、镶着宝石的头饰快乐地喧闹着。

然而1900年，却不会再出现这种熟悉的场面。街上的烟火都被枪声所取代，小巷各处血迹斑斑——群殴又出现了。作为惩罚，旧金山警方对整个街区实行了宵禁，取消了所有的节日庆典活动。街上不再有往日的喧闹，四处寂静。

这一年，中国传统上按生肖论恰为鼠年，无怪乎它的到来如此诡异蹊跷。尽管根据中国的星相学，属鼠的人聪明好动，足智多谋，重视家庭，而且可以成为患难之交。但这一年，鼠却成为灾难的预兆。

人们醒来后，在弄堂或庭院里发现死老鼠的尸体，于是恐惧感开始在周边蔓延。因为，常识告诉人们，老鼠的死亡通常紧跟着人类的患病或死亡。在1792年，诗人斯特南曾写道：

2

瘟疫的来临，
突然令灯光变得幽暗，
然后阴暗的灯光也熄灭了，
留给人类、灵魂、尸体漆黑的一片。

通常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都会逃逸，但现在无处可逃。种族歧视让中国人无法在唐人街外找到居住的地方。因害怕坏运气会接踵而至，他们开始抱怨这座城市。的确，老鼠实在不是什么稀客，毕竟这里是唐人街。

紧接着，3月在一种骚乱和不安中来到。一种不知名的发热病乘着晚冬的雾霭悄然挺进，袭击着拥挤在公寓里拼命干活的可怜人。



20 世纪初,旧金山市场大街和卡尼大街的交会处。

事实上,很多类似伤寒、白喉这样的疾病都在困扰着人们。但这一回的疾病却有些不同,这一场灾难是由老鼠引发的。可怕的是,老鼠死了,跳蚤就放弃了它的尸体,寻找新的血液来源——人类的血液。

这种疾病攻击力极强,会引起阵阵发热、时不时的冷战和剧烈的头痛。

患病者变得虚弱,直到卧床,然后,后背和四肢会感到剧痛,腋下和腹股沟会起红疹,还会伴随着皮下出血所引起的青紫。最后,病人神志不清、喋喋不休、坐立不安,直至陷入昏迷,并导致死亡。

1900年3月6日黄昏,警察局的电话铃声响了,一个中国人的尸体正停在克雷街814号殡仪馆,等待签署死亡证明。尸体没有外伤,没有枪伤,没有刀伤,显然他死于一种可怕的疾病。

死者的名字叫王储金,41岁,以经营木材为生。他住在杜邦大街1001号的环球旅馆,过着清苦的单身生活。据说环球旅馆是一个五层楼的小旅馆,住有几百个中国劳工,他们在异国他乡共同分享着远大的理想和狭窄的床铺。

患病的王储金无法支撑着去工作,只能卧床。昏暗的灯光映照着床头,一阵阵的剧痛不时袭来,令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服下了传统的中草药后,病情不见一点起色。简单地吃过饭,他陷入了昏迷中。

不断的发烧使他有些神志不清。老王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家乡,登上了黄金山脉,自己简陋的小屋也被一种神奇的色彩所笼罩。他又

看见了年轻的自己离开家乡，横渡太平洋，跨过黄金山脉，来到旧金山这个灰色而远非金色的城市。

老王已经快不行了，病菌已经侵入到血液中。尽管只需少量的病菌就能传染这种疾病，但是叮咬了老王的那只跳蚤好像被注射了由大量病菌酿制的毒液，极具杀伤力。如同大多数感染者一样，老王也会不停地抓挠患处，这使得病菌愈发地深入。很快，病菌就以几何级数增长，从位于大腿的患处向骨盆的淋巴结扩散。免疫系统的哨兵——淋巴结开始努力地抵御外来入侵者。淋巴结开始肿大、发炎，用手摸就能感觉到。

他发烧得厉害，舌头变白生苔，并且疼痛难忍。慢慢地病菌侵入到血液，血液中一种吞噬病菌的细胞——巨噬细胞立刻作出反应，冲将过来吞噬病菌，但寡不敌众最终败下阵来。“战斗”中尽管一些病菌被杀死，但却变得更为可怕，因为它会释放出一种致命毒素。这种毒素会在血液中蔓延，损害心、肝、脾的纤维，在它的迫害下，内脏会开始出血并大面积坏死，同时血管扩张，血压急速降低。王储金陷入昏迷中……

住户的死亡会给这个寓所带来坏运气，因此人们把昏迷中的老王从环球旅馆的地下室送到了棺材铺。棺材铺实际上是卖“长寿板”的地方，就是在这儿，老王离开了人世。他充满痛苦的喘息声慢慢减缓，间隔越来越长，最后胸腔猛地收缩，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久，法医维尔逊到了棺材铺，开始检查尸体。他的手指触摸着尸体，发现了肿胀的淋巴结和大腿上明显的一处伤——在老王的抓挠下已经有些溃烂，看起来像是蚊虫叮咬引起的。法医派人找来卫生官布莱恩先生。他们又打电话叫来细菌学家维尔夫德·克鲁格。

午夜时分，维尔逊、布莱恩和克鲁格共同进行了尸检，探求死亡原因。他们切开肿块，提取肿胀的淋巴腺的脓液，同时抽了血，提取了纤维，以备日后研究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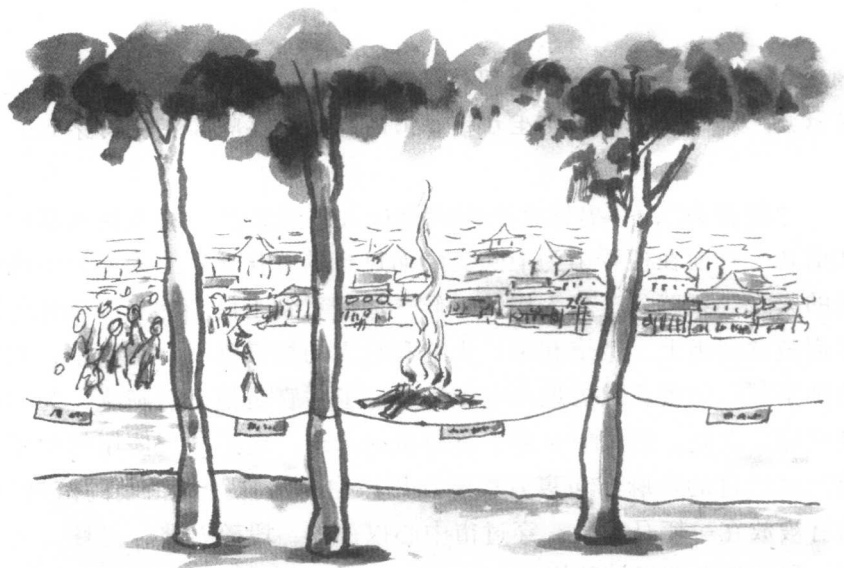
正在此时，显微镜下，一群病菌闯入视线——它们是圆头的杆状病菌，遇物则变成粉红色，看上去像个曲别针。

三

金

山

大瘟疫



这极像一种会引起大瘟疫的病菌。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和夏威夷都有发现瘟疫的报道，因此旧金山卫生官员对于伴有发烧症状的突然死亡比较警惕。但这个大胆的假设需要无可辩驳的实验结果的证明。毋庸置疑，高级专家、精良的实验室是获取可靠的研究结果的保证。这几位专家知道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权威，他现在正在位于天使岛的检疫中心工作。但是旧金山当局却等不及这样复杂的确切诊断过程。他们要立刻采取措施。

附近的警察火速赶到唐人街，用警戒线围起了十几个街区。白人被要求离开唐人街，中国人则被封在里面。

很快恐慌开始在隔离区蔓延。大家纷纷寻找自己的解脱办法，一些人不断地丈量障碍物的长度，还有一些人在卖力地寻找出口。警察们则事不关己地拿着警棍，在周边不断地巡逻。只有卫生官员被允许自由出入警戒线。

一位《唐人街日报》记者目睹了这一幕，抢先作了如下报道：

高加索医生验尸后大为震惊，他发现，死者死于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为此唐人街被隔离，以避免疾病蔓延。这种传染病是由于气候不

调造成的，它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星期五，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不是瘟疫。如果是，那么发生在檀香山的悲剧就要降临在我们身上了。

III

金

山

“檀香山”，一提到这个词就会让人感到恐惧。唐人街的居民都知道几个月前在檀香山为消除瘟疫而进行的焚化。正当人们对不断增强的紧张气氛感到茫然无措的时候，他们看到王储金的衣服和他的用品都被拿到街上，焚烧起来。火焰和呛人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烟灰仿佛是灰白的雪花肆虐地在空中飞舞。卫生官员拖来硫磺罐，为棺材铺消毒。立刻，空气中又多了臭鸡蛋的味道。老王的尸体用氯化汞抗菌药水泡过的亚麻布包裹着，装在用漂白粉涂抹过的铅制的棺材里。棺材被放在一辆马车上，穿过市中心以西的一段碎石路，送往无名公墓，尸体将在那里被焚烧。

尸体解剖和被焚烧是任何感染瘟疫去世的人必须面对的命运，卫生部对此有明文规定。但解剖和焚烧尸体是有悖于孔子的“子女的孝道”的理论的。解剖被认为是对死者父母的冒犯，因为他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焚烧尸体是大不敬，它意味着灵魂的肢解，会让灵魂找不到家园。在那位《唐人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可以找到这样的描述：“骨灰被抛撒在空中，灵魂也随之在空中飘荡吧，找寻一个虚无的家。”

唐人街对于王储金的死有自己的理解。罪魁祸首当然不是什么瘟疫，而是许多单身劳工都会因为去那种地方而得的臭名昭著的淋病。身处异国他乡，远离妻儿，这些孤寂的劳工很多人都得了这种病。尽管这种病难以启齿，但人们还是首先想到了它。

要焚烧环球旅馆的消息令很多住户忧虑，于是，很多人像一股轻烟一样消失了。

然而，环球旅馆并没有就此化为灰烬，取而代之的是化学攻克方法，环球旅馆到处被喷洒着化学酸剂，以期杀死病菌。可这种方法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硫酸的蒸气污损了墙上的油画，腐蚀了屋内的装饰品，甚至隔壁店铺里雪白的丝绸都被染成黄色，并留下斑斑点点的污

渍。化学制剂极强的刺激性令住户不停地流眼泪，并且感到窒息，他们不得不到街上去透气。即使这场瘟疫不能夺去他们的生命，现在的补救措施也足以做到这一点了。

被隔离的人们带着渴望看着警戒线外面的世界。外面有他们的工作，可以赚到钱并由此换来食物。少数胆大的人试图跨过或是钻过障碍物，但挥舞的警棍又把他们赶回了隔离区。

中国领事侯愈在他的寓所看到这样的景象，心情异常沉重。

对于侯愈来说，他拥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方面，他说着流利的英文；另一方面，作为外交官的他，穿着丝绸长袍，戴着丝织帽子，摆着传统姿势照了张标准的中国式照片，挂在墙上。尽管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也非常喜欢像赛马这样地道的西方体育比赛，他会带着他的冠军马保罗参加所有北部加州的比赛。

侯愈深知黑死病的厉害。在中国老家就有两个仆人死于这种病。但他认为封锁整个街区是对华人的歧视。所有人都能发现，警戒线是有所选择地把唐人街边上白人开的商铺画在了警戒线外面，使得他们可以自由活动，不受任何约束。

侯领事担心除了瘟疫本身，这场隔离可能会再度激起种族纷争，他请求公平地对待华人。虽然美国不允许出生于中国的民工加入美国国籍，但他们都是守法公民。更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作为华人后裔本就出生、成长在美国，在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相关法律后，才刚刚获得了公民权。在白人眼里，他们永远是外国人，受歧视的有色人种。

领事得到了6家华人公司的支持。他们不只是一个商业联盟，更是一个政治团体，共同致力于为华人移民提供服务，调解华人移民和美国当局的矛盾。现在面临隔离，侯领事和这6家公司又有了新的使命：保护华人的公民权。因此，他们雇用律师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鼠年的这场灾难变得愈发不可避免，而且看起来每况愈下。